

姚暹渠

□韩绍敏

姚满财在口袋里随手一掏，低头一看摸出的是那盒硬春红梅(他不好意思，只装了一盒)，他犹豫了一下，叹了一口气，果断地撕开了包装，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捏出了一根，放在脸前细细端详了半天，终于把它点着了。

这烟一盒估计得5块钱左右，姚满财琢磨着，这家伙就是有钱。这年头，种小麦的不如种棉花的，种棉花的不如倒腾棉花的。哎！不过人家给的这个活也不错，就是搭陪个人，又不投资啥，不怕赔了钱。应了人家的事，就得赶紧处理好自己的家务，这两天先抓紧时间把麦子给种了，麦子虽然没有棉花收益高，但毕竟省事呀，抽空浇上两三次水就行了，不需要太多的投资。两个娃也该做件衣服了，两年了娃都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小雨可以穿云云的衣服，可云云总不能老拾掇她妈的衣服呀，好歹她都是高中生生了。还有，老婆的止痛药也该再买些了，断的时间太长病要是加重了就更麻烦了。还有，眼看天气是一天天凉了，老母亲炕上的被褥也该换床新的了，铺盖了这么多年，早就变得又硬又沉，再怎么在太阳下面晒都无法变得松软了。不管怎么样，总算能挣下钱了，手头再紧，这些现在都要办。首先，回到家里面把那些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找出来，写上几张招工广告，然后，去镇上。就这么办！

③

深秋时节的田野乍看上去是萧条的，尤其是在淅淅的雨中，田野里的庄稼



姚暹渠今貌 记者 茹雅 摄

都收割得差不多了，间或有几片玉米和棉花地，空空的枝杆还在顽强地挺立，执着地守候着。但灰蒙蒙的天地间，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湿润润的土壤缝隙里，嫩嫩的冬小麦已经开始露头，一行行细细的绿线，浅浅深深，时隐时现，遥看近却无。

希望，只是暂时蕴藏在土壤里，只要用心经营，最终会收获颗粒满仓！

出了厂门往北，便是草树苍茫的姚暹渠。叶运平刚刚走到跟前，一眼就看见渠顶上那个帮厨姑娘耿小芹正弯着腰，在草丛间走走停停，好像在寻找什么。这姑娘，也真是嘴馋，这草坡又湿又滑，这么难走，也敢抽空上来找酸枣吃？叶运平一边思忖着，一边踩着草小心地往上走，突然间脚下一滑，他赶忙抓住一根树枝稳住身子，低头一看，鞋底上沾着几片黑乎乎的东西。

地地蔓！叶运平眼睛一亮。

当地人口中的地地蔓，其实就是地皮菜，一种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夏秋时节的雨后，在姚暹渠的草丛里，这种东西如春笋般疯长，遍地开花，简直比酸枣还多。在这时令蔬菜逐渐淡出的季节，地地蔓无疑是一种美味！

耿小芹听到响动回过身来，看见叶运平被握住的树枝洒了一头雨水，衣服上也是花花点点，一双好看的眼睛刚要弯起来笑，却又不好意思地忍住了。

“呀，是你呀，叶组长！这地湿路滑的，你怎么也跑到这里来啦？”耿小芹说着，放下手中的洋瓷盆，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叶运平，“擦一下你脸上的水吧！”

叶运平狼狈地摇了下手，“不要紧不要紧！活都干完啦，我是闲得没事，出来胡乱转转。叫我运平就行了，什么组长不组长的，还不都是给别人打工的？”

耿小芹“扑哧”一下笑了，“头发上的水都流到眼窝里了，你还客气呢！”把手绢硬塞给他，“虽然都是打工，但是你懂技术，靠脑子吃饭，而我们啥都不会，只能下死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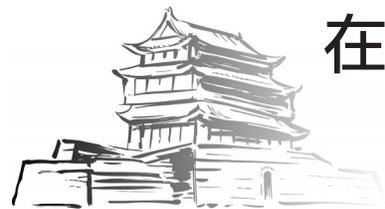
人家一片真心实意，叶运平不好再推辞了，他接入手绢，擦着头发和脸上的雨水，看见耿小芹放在地上的洋瓷盆里已捡了近半盆黑软溜滑的地地蔓。

“你到这上面是来捡地地蔓的？我还以为你是来摘酸枣的呢！”

“下雨天的酸枣不好吃。我是见今天不忙，大家能有时间悠闲吃顿饭，就想着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捏个地地蔓胡萝卜包子，这东西烧个鸡蛋汤也挺好喝的。”

叶运平脸上微微有些发烫，他原以为这姑娘是嘴馋，抽空出来找酸枣吃，不曾想她又湿又滑地爬到这上面是为了让大伙能够美美吃上一顿中午饭。按说一个帮厨小姑娘，一天只有2块钱工资，谁家买下啥就做啥饭，可她每次总是想着法子变花样尽可能让大伙吃得开心些，还费这么大力气地地蔓给大伙做“稀查”(方言：不常见的好吃东西)，心中不禁对这个姑娘的好感又增添了好多。

反正自己也没事，叶运平便卷起袖子，和耿小芹一起在草根间寻找起地地蔓。两人一边捡着，一边聊些家常，这耿小芹父母早逝，她就跟哥嫂在一起生活，而叶运平呢，家里也只有母亲和妹妹两个人，妹妹与耿小芹正好同龄。相似的家庭背景让两个人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越说话越多，不觉间洋瓷盆就捡满了。(3)



在鼓楼

□吕魁

如同失联许久的沉船打捞出水面，陈一苗这突如其来的问候，一时间让古雅莎回不过神。那年和陈一苗分手，古雅莎差不多煎熬了六百多天，才从失恋的苦海中挣扎上岸。平心而论，古雅莎与陈一苗算得上是彼此合格的前任，缘分走到尽头话说清楚，分手后相忘于江湖，自觉删除对方所有联系方式。两个人一断联系就是整整五年，这五年间古雅莎人生像是按了加速键，她告别了北京，回到家乡小城，嫁了人，有了女儿，完成了从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到身边好友羡慕的有钱人家儿媳的两极反转。直到两年前，古雅莎和陈一苗大学的共同好友结婚，要举办婚礼，拉了个微信群，他们俩才再度有了交集。是陈一苗主动添加古雅莎为好友的，古雅莎已将陈一苗在心中放下，也就没怎么多想，欣然同意，通过了他的好友验证。不过，令古雅莎稍感意外的是，再一次成为微信好友，陈一苗并未主动找她聊天，她自然也不会会上赶着去问候陈一苗。两个人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对方的通讯录中，互不打扰，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对古雅莎来说，陈一苗遥远得如同上个世纪匆匆来过的一位访客，她和他曾经的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

“盐池太漂亮了，比我想象中的还

要壮观。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跟泰国芭提雅的海边一样，毫无区别。”餐厅顶层的户外露台上，陈一苗站在护栏边，他举起手机，边赞叹着湖景优美，边不停按下拍摄键，嘴里念念有词，“盐池这么美，就是知名度还差点意思，可惜了。我觉得你们当地文旅部门，应该把盐池的对外宣传语改下，不要自诩为‘中国死海’，有几个普通民众知道世界死海在哪儿呢？对不对？还不如直接对标青海湖，就说是‘山西青海湖’更简洁明了。在湖边种一圈向日葵，夏天一到，蓝天下，碧水旁，金灿灿一片，‘悠然见南山’。再搞个环湖自行车拉力赛，找几个大网红拍短视频，讲讲故事，四面八方游客肯定蜂拥而至。”

这家临湖而建的日式风格烤肉店，是古雅莎在这个小城最好的闺蜜苏婷婷开的，古雅莎在她几次三番的鼓动下，也跟着投了点，算是股东之一。之所以选在这里和陈一苗吃饭，除了有能俯瞰整个湖景、视野极佳的景观位，最重要的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在熟人开的店见异性朋友，反而好避嫌。毕竟古雅莎已婚，小城也就那么大，若是被亲戚朋友撞见她和陈一苗单独相处，解释成本过高，一不小心还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古雅莎轻车熟路点了几道肉品，给陈一苗点了杯扎啤，她喝常温苏打水。菜都吃完了，陈一苗还在那儿转着圈，不停地拍着照。或许用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将这些景色照片配上抒情的诗句，上传朋友圈。想到这儿，古雅莎低头哑然失笑。(3)

会唱歌的苹果树

□闫学温

听奶奶说，三片小时候得了四六风，喝多了牛黄，被药成了憨憨。三片爹一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这个憨憨娃，临死前，拼尽家底，为三片买了几只羊让他放着，也算是给他的傻儿子留下了安身立命之本。三片爹去世后，三片就和他娘苦度日月。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也没个婆娘。

晋娃跑进三片的羊群里横冲直撞，惊得羊儿上蹿下跳。有一只山羊作势要顶晋娃，晋娃冲过去一把攥住羊角，双手一使劲，“嗨”的一声，山羊就躺在地上了，在晋娃的膝盖下“咩咩”地叫着。三片“哟哟”地喊着，挥舞着放羊鞭子跑过来。晋娃一看不对劲，忙放开羊角。山羊起身跑了，晋娃一边站起来，一边冲三片大声喊叫着：“憨三片，憨三片，老了死了没人管！”一边冲出羊群。胡子龇牙咧嘴朝三片低声嘶吼着，晋娃喊了一声：“虎子，走！”虎子忙跟上了晋娃的步伐。

三片一对八字眉下，是一双空洞呆滞的眼睛，头像刺猬一样乱糟糟地耷着，一脸苦相里永远都浮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消瘦的脸上胡子拉碴，嘴唇上永远都吊着两条清鼻涕；身上衣裳单薄，在寒冷的天气里弓着腰，耸着肩，倒换着双脚，把手里的鞭子甩得啪啪响，含糊不清地说：“你看，你妈来了，你妈要打你呢！”

晋娃回头向三片做了个鬼脸，带着虎子向岭上跑去。他边跑边在嘴里嘟囔着：“什么天造地设，什么佳偶天成，屁！一帮子见钱眼开的家伙，一帮子言而无信的家伙！”

上到半坡，晋娃就可以看到岭上小小的人影，那是翠翠姨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也是晋娃的“忘年交”俊来叔。

“虎子！”岭上那个人影喊了一声。虎子“汪汪”地叫着，耸着身子几下就蹿上了蝎子岭。

俊来叔当过兵，参加过军，见过世面，长得也排场，一米八的个头，挺直的腰板，浓密的板寸，严肃的表情，总显得他精神抖擞，威武有力，英俊异常。一对浓黑的剑眉下是一双双眼皮大眼睛，国字形的脸上永远都是不苟言笑的表情，不熟悉的人看到的是他的冷峻，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他随和的性格和心里的火热……

当兵前，俊来叔和翠翠姨的关系最好，巷里人都说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二人眼看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俊来叔却当了兵。

在青海当兵三年后，他复员回到了村里，翠翠姨的父亲王兴龙嫌俊来叔一没有学到技术，二家里没有盖起新房，三在外面“逛”了几年啥也没落下，于是就改弦更张，把翠翠姨许给了镇上向阳商店许老板的儿子。

听说镇上那位向阳商店许老板的儿子是司机，整天开着一辆红色的大汽车走南闯北。那辆大汽车，晋娃也见过。那是翠翠姨定亲的时候，那位许老板的儿子开着大汽车来过一趟。进村的时候，满村的人都出来看稀罕，不宽的巷里满是人，急得那位许老板的儿子直摁喇叭，聒噪得巷里人直捂耳朵。“什么人嘛！就显得你有汽车？”巷里人嘟囔着，渐渐散去。

当然，晋娃也看了。

(3)